



讀史漫錄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西漢

漢高制馭群臣諸將如撫小兒而不露其機智  
如韓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  
距楚又一出成臯即自修武渡河馳入信軍奪  
其兵符易置諸將及破楚還入定陶又馳入齊

王信地奪其兵其操縱倚蹠視信越諸將直在  
股掌之上彼韓信不聽蒯通之言豈盡不忍信  
漢哉蓋亦有所不敢也

高祖論楚漢成敗以為能用三傑固興亡之本  
其實因一時賞勞群臣以此言歸功臣下要其  
所以興廢不專在此何也漢王入秦約法三章  
父老以牛酒勞師惟恐不為秦王及項王一入  
即坑降卒二十萬焚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此固  
已關成敗之數一矣漢王據有關中東西而制

天下內轉巴蜀之粟外食敖倉之積入有所據  
出有所資此秦之地勢也而項王托身彭城當  
四戰之衝無有山河之險轉輸梁楚又為彭越  
所撓出無所資退無所蔽此六國之形也關成  
敗之數二矣漢與楚相距滎陽韓信已徇魏破  
代平趙定燕下全齊之地漢王不勞一矢而有  
天下之半項王獨以其身角一旦之命自梁楚  
之外一人尺土不為已有關成敗之數三矣乃  
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此高祖之所咲而不問

言中流金  
也亦悲耶蓋漢鑒秦之所以興以有地利而  
羽皆反之是以身敗乎成臯兵盡於垓下豈以  
一范增為得失邪

魯兩生者迂儒也何也叔孫通之為人誠不足  
與至於興朝廟之禮未為不合於古乃曰天下  
未定不可以興禮樂何其固執自帝王不作亂  
日常多治日常少必待積德百年則禮樂將不  
可數見與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一身如此况於為天下國家可以百

年不覩禮樂邪故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大濩大武亦非待數十年之後而興也蓋兩生  
之不行直薄通為人不欲與之共事耳其言禮  
樂非也

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好異  
之談徃徃不揆於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決  
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  
太子自有方畧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  
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為將監關

中兵於是發上郡隴西北地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為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  
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  
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  
丘之事內外之變發於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  
根本之地即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  
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  
應世批郤導窾攻瑕乘利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也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開其端而已

徐乘其後或已發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  
藏其用者也

蕭何以請苑下廷尉此與喜其買田宅之意正  
同犯高帝所為忌何者徒以其得衆也請苑以  
施於民有結人心之迹故深忌之豈以其受賈  
鑒金乎此時諸大功臣皆以反誅子房亦辟穀  
謝事惟何久在相位關中之人服何甚於人主  
一有動搖根本必危高帝也病故忌之耳其曰  
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云者皆支詞

也

漢高帝患吳會稽輕剽無壯王以鎮之乃封兄子濞為吳王已拜受印乃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高祖何以精相人卜氣之術如此蓋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開創之主百家伎藝之流日侍左右故多所習聞爾吳會稽天下膏腴之地有豫章銅山煮海水為鹽以故其民無賦而國用富饒吳王反書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取必於吳諸王日

夜用之弗能盡以此之勢安得無反甚矣高祖之誤也在禮名山大川不以封國初大建封惟吳越之間不王

高祖過河內石奮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奮本不知書而使之主記此高祖用人之術也令他主直以文博之士充之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為里人所善任安為亭長部署人民獵者分雉兔平遂著名稱二人事相類豪傑之士當其阨困時固必有以自

見邪

諸呂之王也世多右王陵而少平勃此耳食也  
平勃為高帝元勳才畧冠世何至模稜阿順不  
顧是非如此蓋亦籌之熟矣諸呂之王不以平  
勃之言而成亦必不以王陵之言而止使三人  
接踵而諫者俱死耳三人無恙諸呂即王可圖  
也何也當是時太后春秋高矣一旦捐賓客則  
祿產諸人一市監耳此平勃之意也或曰有如  
太后延年二君先朝露則天下事不可知而二  
君有白馬之盟何以見高帝於地下嗟嗟胡不

漢氏時事觀之武后在御廬陵雖還位號未  
秋公祚能親討二張而五王之勳皆狄公所  
也世皆知狄公之功而不知其用平勃之智  
也平勃不亡則為五王者有人使狄公尚存則  
取二張者有策其道一也平勃之故智何如曰  
灌嬰以大將軍將數十萬衆屯漢東門與齊合  
從呂后未死而諸呂已為凡上肉矣狄公之樹  
五王用此策也

漢高祖千古英雄之主乃至嬖一女子欲以百

戰所得之士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  
太子者何為吕后也以吕后之驚悍而當孝惠  
之仁柔其勢必至於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  
羽翼已成橫絕四海雖有矰繳將安所施為吕  
后也故曰吕氏真而主矣

終侯左袒之間宋人非之其迂可笑當是時大  
尉已入北軍百萬之衆在其掌握聲罪致討吕  
氏之勢去矣執符而臨之曰為劉為吕則安有  
為吕者乎辟如平盜者已執其渠魁乃聚其

黨而問曰若欲為盜若欲為平民則安有曰我  
為盜者乎其盡左袒無疑也然則何以問曰安  
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  
氣使以為吕之言為辱也故太尉一問而劉氏  
安矣

酈生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韓信襲而取之此蒯  
通為信計然熟計當時事勢亦不得不然何也  
彼時候王分裂未有所屬田氏以故齊舊宗據  
有其土齊人服之久矣一旦以三寸舌下之豈



惟田氏臣節不堅且亦何以壓其國人河濟之間終非漢有也彼鄴生之所謂下者不過使之稱藩奉職如六國之於秦而已漢非能郡縣其地若趙魏也又非能易置其侯王若信越輩也一旦有得失則合從之事起而勝廣之患不難矣於漢何有哉故蒯生為信畫實為漢謀也

韓信伐趙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索隱解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此辭非是蓋傳餐者乃軍中會食之令曰破趙會食者即傳餐之語也秦始皇衛士傳餐又似不同蓋侍衛吏卒不得退食以飯就殿陛之間相傳而食耳

漢高祖欲立如意為太子周昌固爭而止及如意立為趙王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吕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可謂知人矣其後吕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醜死也使昌一日在趙趙王一日有國矣志節有

餘而識變不足見賣於婦人而不得保六尺之孤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已然則為昌計者將辭徵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王留相昌毋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傳留王屬其後人毋遺亦可已

英士之術欲以禍福利害動人必按之以其所甚忌如酈生下齊將以漢之強詫之而當時形勢田廣所知惟至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則廣之心動矣陸賈之下南越將

以漢兵恐之則隔越山海萬里險阻未必能取也惟至漢將十萬衆臨越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則佗之氣折矣何也皆其所甚忌也

陸賈傳一歲中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為也註解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非是賈言我一歲中但再三見使相見頻數亦不新鮮如俗所謂希罕也蓋戲語耳漢書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又是一義

張子房言事常不肯自任必使人先發其端方

以一二語推其後輒有回天之力此子房作用也如高帝入秦欲留居秦宮室樊噲力陳其不可子房方請從噲言還軍霸上及欲都洛陽劉敬請入關中至數百言子房方明言都關中之便當二人未發端時子房豈見不及此曾無一語必待二人有言乃贊其次此其作用處也子房平生事多類此如沙中偶語平日豈不知其不必待上自望見方以謀反對蓋子房之涉此而不宰有而不居上不近名下不近刑位

人間世一篇足以證之後世智巧之士無子房之心有子房之術而以藏用自托使世道人心日以不古良可慨也

劉敬所建白數事皆萬世之畧其大者在建都長安與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是時關中人少址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使不有以實之雖據上游實無居重之勢如枵腹裸袒立千仞之岡而勅敵環立其下豈不得地勢不能存也於是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豪傑名家十餘萬口

說史錄卷之三  
充奉陵邑以處鄭白之沃陸海之藏故漢時關  
中富庶甲於天下則敬之謀也後有據漢之形  
勢而無漢之富實者可不求其故哉

季布傳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註以  
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聲勢以自炫耀大謬顧  
金錢猶言覓金錢耳

秦漢之間遊士從橫不聞道如范睢主父之顛  
皆以報恩復怨為平生得意士君子難言之樂  
布嘗為奴後至諧侯卿相乃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其言雖  
人情所有然於君子長者之道固已遠矣此何  
故不學之過也後之君子習聖賢之說使以樂  
布之言謂之必不受矣然而陰用其語若反甚  
焉者安在其聞道哉

惠帝三年城長安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  
三十日而罷五年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  
作三十日而罷凡十四萬人作兩月而城成可  
謂省矣今若以京營十二萬軍城都邑四十里

三月而竣其必不能可知然史徒記其數不知中間調度定作何方亦不可踰度也

呂頌機畧不減其姊非樊噲不足當之如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頌大怒祿等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其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此人幸而為女假使祿產有如此才劉氏危矣

天下事有一定著數雖聖賢處之亦不能越如文帝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此一大關節也

漢文振貸之令八十以上月賜米酒肉九十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職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虛文應塞如此良法若得英人以實心奉行王道可興不知文帝之時郡邑長吏有能奉行者否後世養老之政不行惟大慶覃恩有米肉之賜有司視為故紙不肯

舉行使朝廷德澤迄不下究何以復三代之盛  
必世之仁哉

漢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  
租稅詔曰農天下之本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  
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其盡除田之租稅此則不但賜租乃至除而不  
放至景帝元年復收民田半租則其半尚除免  
也不知當時田租之外尚有何項供需仰給公  
家之用不然安有除去田租而可以為國者是

三代之所不能行也彼時封國既多各有國賦  
百官之員又少沿邊諸侯各以其國禦虜士馬  
之費不領於司農而文帝躬行節儉無分外之  
管費自少耳至乃除去田租恐必別有經計不  
可不考也

張武為代郎中令文帝入為天子武實決筴扈從  
即位之夜即拜武郎中令然帝在位二十餘年  
而武位不益郎中令也古人仕宦之難如此使  
後世如武者當以決策扈從論功旬日之間即

為將相安有以藩邸重臣二十年不遷者乎然  
武嘗受賂金錢文帝加賜以媿之恐其人無大  
臣之節不可大用文帝不以故舊私之爾  
漢所謂吳楚者皆在江淮之間吳王以煮海為  
鹽百姓無賦富甲天下可見江淮之間自古稱  
殷富矣今淮揚二郡煮海之利尚在朝廷設鹽  
官推之以給九邊當租稅之半然法久弊生重  
以水潦其民凋瘵逋負日多豈地有盛衰邪將  
一國之用有限而人主之經費多與

漢文帝好黃老之言以無為為理故於禮樂制  
度謙讓未遑即一時才博善畫之臣如晁錯賈  
生多言更定法令帝皆竒貴其人而不用其畫  
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錯賈生當武帝之時言  
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聽言有能不聽言  
人臣有能進言有能不進言當可以有為之時  
能聽者治當可以不為之時能不聽者治當衆  
人不言之時能言者貴當衆人皆言之時能不  
言者貴吁此未易為一二淺夫道也

讀史通鑑卷之三  
賈生之言雖微傷於激其實切中事理深識利害自文帝以後行之數世其言愈效即如積貯之法文帝身親行之終於粟陳貫朽富庶累世若生者未為不用直其身不顯耳晁錯上言兵事其說甚具至謂以夷狄攻夷狄為中國之形千古不可易也自漢以來惟唐太宗能行其法故能制服四夷混一區宇以其兼中國夷狄之長技也

張廷尉諫止齏夫之拜真長者之言可為萬世

用人之法自古天下靡敝皆因在上者喜捷數精敏而厭薄老成故天下爭為奇譎效工呈能不顧其實以至於救安得廷尉之言而稱之考廷尉學術蓋得之王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

王生使張廷尉結襪欲以重廷尉汲長孺揖大將軍乃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此其指甚深可見當時以退讓相高即有不誣之客皆為美談兩人皆治黃老言豈將以知白守雌之旨為二貴人立一標邪嗟嗟季世而下毋論結襪



長揖有正色吐氣於貴人之前則左右已唾指  
即有道二公之詞不啖以為狂者幾希

文帝聞張釋之論上林畜夫以秦事為比即召  
參乘徐行問秦之救具以質言聞馮唐言廉頗  
李牧怒入禁中良久復召唐使畢其說願治之  
君聽言納善惟恐不及如此

漢文過郎署與馮唐論將唐言雲中守魏尚即  
召尚復以為雲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  
雲中守魏舒即召舒復以為雲中守兩人事甚  
相類文帝之受諫求賢可謂有帝王之風矣尚  
本以上功幕府差六級遂下吏故唐力言文法  
之拘不能用將舒以士卒戰死數百人罷故叔  
言其能得死力所以為長者此二公者其識見  
獎拔又出尋常之表者哉

賈生志大而才不踈其所陳諸策至武帝時盡  
用之如更定律令分建諸侯正朔服色是也第  
不獲用於文帝耳鵬賦中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真人淡漠獨與道息數語上契老莊之旨生聞

道者也迹其超然於死生之表豈請纓接筆之  
流以功名自樹者可同年而語耶然其弔屈原  
賦則不知古人之心矣何也原之所為葬身蛟  
龍者正以睠顧楚國係心王室而不忍他適也  
生乃曰覽九州而相其君又何必懷此都也何  
其不知原之心若此耶迹生之言使其當七國  
時諫於其君不用則掉臂而去矣豈惟沅湘有  
靈以生之言為點而不受即後之論生者將以  
此為短長言可不慎哉

漢文帝身衣弋綈而賈人牆屋文繡天下衣  
曳地而倡優下賤得為后服此風俗之蠹也然  
富庶承平之象於此可想矣要之惟帝身弋綈  
而後賈人下賤有文繡之飾至武帝之世窮奢  
極欲珍臺閣館車服美人之釁視文景之時何  
啻天壤而舟車絡錢算及毫末賈人下賤方且  
愁病無聊何以有雍容奢麗之風耶

張釋之止太子車於司馬門文帝至謝過太后  
乃承制貰免江充逢太子車於馳道即以屬吏

武帝因信用之此二事相類然釋之主於執法而充乃借以貢諛心術則不同矣夫事有同形而異情者不可不辨然後効亦可觀哉

漢時丞相權最重可顯誅殺如申屠嘉召鄧通欲斬之通叩頭出血不止及文帝使至通乃得釋曰丞相幾殺臣其後欲法晁錯文帝不許嘉退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通為大中大夫貴倖無兩錯為內史列於九卿而晁錯為丞相得先斬之可謂重矣自武帝將軍以後政歸尚書丞相之權遂輕然嘉剛直不屈氣蓋一世袁盎以其不下車直往而數之盎亦好勝者哉

晁錯更令三十音諸侯謹諱錯父從潁川來責錯曰公為政人口語多怨公者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錯父之言非也人臣辭親而仕身非已有苟利國家死生以之顧其策於國家何如耳劉氏果安何有晁氏故錯父

陵母等死而知識相越不可不察也若曰錯之學術足以殺身則是矣

衛綰以戲車郎得幸位至三公終無可言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絳侯孝武之用博陸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取於敦厚哉辟人家養兒求一阿保必擇年長朴實之嫗以兒委之何也其志顯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兒敢以付之邪

自古藩封之侈莫盛於漢而吳與梁為最吳跨有江淮鑄山煮海金錢流徧天下今之帝不如也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今之宮苑不如也而漢未嘗稱詘古之物力一何蕃盛哉

天下之物渾厚者常實精密者常虛張釋之曰素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夫苛察相高本以為實也而至於文具是名法之效虛也武帝之作沈命與宣帝之增戶口足以明之

世傳東方朔有僊道遂多取詭異不經之談附  
繫於朔然考之史傳武帝厚延方士求蓬萊方  
丈之迹而朔日侍左右曾無一言以獻則世所  
傳朔事皆謾也然武帝至海上欲浮海求仙群  
臣諫莫能止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  
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  
人亦無益也詳朔此語又似畫工解衣盤薄者  
豈其真有仙道而帝不之識也抑朔羞與文成  
五利之徒為伍而不言邪使朔誠仙人則文成  
五利之流不可以謾朔何況安期羨門老子耶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甚疑東方生云

夏侯孝若為東方先生畫贊極其彌頌然第知  
其瓌瑋博達思周變通而未究其實也觀朔所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詞數萬言專商鞅韓非  
之語則朔乃挾名法之學欲有所用於世非直  
避世金門而已而史直與蒞助吾丘等並列為  
侍從之臣不亦詘邪武帝方張皇浩侈以逞其  
志而朔所言主於耕稼務本以此不相入世徒

以其恢啁滑稽至附以神仙詭異之事眇哉其  
言東方生也

漢興百年更惠文之治至於景帝風俗醇厚人  
皆畏罪自重邳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其後甯  
成尹齊之流各相倣效務為驚惶重以武帝多  
愆嚴刑峻法取快一時元氣日以鑿削至其末  
年盜賊紛起海內虛耗其端由酷吏成之而禍  
首則自都始也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濟南大守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及

成爲都尉直凌都出其上都卒善遇與之終  
歡甯成爲關都尉義縱爲南陽太守過關成側  
行送迎縱氣盛不爲禮及至南陽遂破甯成之  
家故曰好勝者必遇其敵

條侯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條  
侯弗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  
府至武帝時趙禹張湯用事法令日滋吏民重  
足亞夫之言驗矣甯成家居武帝欲以爲郡丞  
相公孫弘曰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兩公

者可謂有宰相之識矣

條侯之平吳楚以六乘傳入其滎陽何其疾也

及至昌邑深溝高壘堅卧不戰又何緩也蓋吳

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今其度大梁而迫洛

下則敵據其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

楚剽急利在速戰至而即與爭則以勞乘逸勝

負之機又未有所定也故疾馳以扼其進而堅

壁以老其師使其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律

漢書梁壁食盡力詘而七國已造於金帛中矣

葛之智司馬懿以是困之至於輿尸况七國烏

合之衆哉

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更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為

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真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

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鎮之以

醇謹而潛有消彌不至極敝此真宰相事也天

下之事惟朴能鎮浮惟靜能御躁故曰重為輕

君靜為躁根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

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技自

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耶効

馬服君為將所得祿賜盡以分將士魏其侯拜

大將軍所賜金陳之廊廡下令軍吏裁取為用

金毋入家者古之名將率以此鼓士心使之死

敵今邊將毋論分金予士即軍士月糧能無賒

削者有幾本其所以非獨將之不肖蓋朝廷賜

予太薄稽挾太密令不得少自寬縱其救至此

也

漢時刺史權重即今御史之任而專生殺丞相

長史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內倚中

貴人仁皆刺舉下吏誅死可謂奉法不阿者矣

優旃呼陸楯郎曰汝雖長幸兩立我雖短幸安

居東方生弄侏儒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二語相類

天下之事有名為長厚而實四曲不情者不疑

之償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

君子惟立身行已不愧天日即毀譽得失皆不



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免污辱之名而反  
涉於自為故不疑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  
取焉爾

漢法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  
算以上乃得為吏十算者十萬也 國初以富  
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污之性在人所賦貴  
遊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窮巷  
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為少此法蓋科目未  
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身非所以施於太平之  
世也

東方朔上林之諫極有識見南山天下之阻是  
為陸海秦之蕪山東正在於此正如人家負郭  
腴田他地雖千百不以易之有人於此取負郭  
畝鍾之田盡規以為臺沼而仰給別墅緩急水  
旱必不支矣武帝虛耗職此故也

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已常先發以制之  
使其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害袁盎盎  
之兄子說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

帝出趙談駮乘袁盎伏車而諫談泣下車使  
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  
其故哉嗟夫世之為折檻牽裾類此者政夥  
衛青功業甚盛然本傳惟敘其閹閹爵賞而不  
及其將材蓋有所不足也及觀伍被對淮南王  
之言乃知青有名將之風人所不可及者被云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騎上下山  
如飛才力絕人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  
飲軍罷士卒一喻河乃渡於是淮南王謀遣人  
入事丞相大將軍事發即刺殺大將軍而說丞  
相私下之如發蒙耳大將軍尚為淮南所忌如  
此惟丞相不用刺可以知二公矣

趙禹張湯共定律令相得甚歡及湯有罪使者  
八輩簿責湯不肯服乃使趙禹禹以數語讓湯  
立使自殺此與來俊臣周興何異刑法之學固  
自戕哉武帝愛湯甚使禹調護其間湯未必死  
乃直往趣之安在其交歡耶然禹志在奉法孤  
立而湯舞智以御人其志行則不同矣

夫酷烈之吏大槩希世取合非有所執持也張  
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杜周為廷尉上  
所欲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  
見其寃狀所謂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二公皆有  
焉後之為文深吏者其精神血脈皆出於此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托而後傳於世如司  
馬子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  
子為列侯元卿力能傳其書不然即藏之名山  
其出亦難矣然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  
無聞者亦不少也

漢儀注大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封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行太史  
文書而已晉賜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  
顏師古曰談為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嘗  
疑太史公之官不再見於漢史而遷自以為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則在諸吏下列安得位  
丞相上及觀唐宋編頭記注之制乃知所謂位

承丞相上者蓋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居丞相  
之上以記言動耳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  
也不見於百官表而見於儀注可以推矣

太史公自敘漢興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曹  
詎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可見漢時名臣

不出三家學術即人主亦然孝文用黃老者武

宣用申韓

乃燕山之草未嘗刑正其中錯誤者多世

及以而奇如司馬長卿傳後漢史公

云乃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是子雲  
子長並世而立也又循吏傳中李離石奢二人  
皆俠節仗劍之士未嘗有吏績其為謬誤無疑  
他如此類者甚衆不可一二指也

漢武帝以司馬相如畧定西夷邛笮冉駹之屬  
皆為內臣西至沫若南至牂何為徼以一介文  
士闢地千里亦大奇事也世之慕相如者徒以  
為詞人墨客不察其所建樹有瓌璋立功之士  
所不能者蒞助為會稽太守亦發兵誅南越當

時文士如此武帝又善任使惟其所用無不效  
奇斯亦士之一時矣

漢伐南越四道一出桂陽一出豫章一出零陵  
一出夜即伐閩越四道一出句章一出武林二  
出梅嶺一出若耶白沙伐朝鮮二道一出遼東  
一浮渤海

衛霍傳所敘二將戰功若不容口及佞幸傳則  
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華然頗用才能自效  
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叙戰功率取募軍

之詞及學書所褒屬次第其語非實子之  
倪寬著書奏敏於文而口不能發明楊子雲口  
吃不能道辭而善著書天之生人其才質不能  
兼有如此

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湯索隱解本救不除則  
其末難止是揚湯止沸之說也救火揚湯只言  
急耳

建元元年孝武欲置相藉福說田蚡以為魏其

貴父素得士即相必讓魏其而自為太尉丞相  
太尉尊等耳且有讓賢名盼從其策福之為盼  
畫可謂忠矣魏其食客甚衆使有人以福之策  
進令其早自引避亦可以免矣而無以是告者  
安在其能得士耶

田蚡竇嬰在東朝廷辯蚡自言所好音樂狗馬  
倡優巧匠乃不如魏其等日與天下豪傑論議  
仰天畫地不知所欲為遂詘魏其人臣居權寵  
之地事猜忌之主徃徃以奢侈自汙王翦郭中

今皆是道也然以語士人之節則左矣

武安之傾魏其也武帝問朝臣兩人孰是真敢  
對惟汲黯是魏其大將軍青寵少衰而驃騎將  
軍日益貴舉大將軍門下故人皆去事驃騎惟  
任安不肯夫忼慨真義之士不遇艱難何以見  
哉

韓安國為獄吏田甲所辱及起徒中為內史召  
甲咲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  
夜行為霸陵尉所止及拜右北平即請霸陵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兩人度量相越如此然史稱李廣誠結於士大夫蓋質直徑庭者安國其人

不醇類以要名又未可優劣也

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

易以展布如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

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

可當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搃戎參佐不下數

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殷不逝動見踦撫

何以責功效於桴鼓之間邪

漢武之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

舒不用其好文枚馬吾丘之倫使備侍從而子

長之史蘇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

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仙也文成五利

之徒滿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

異毋乃葉公之龍邪天下事自有真目擊而不

能喻有數存焉耳

嘗觀王恢馬邑之事心竊疑之以車騎材當三

十餘萬匿空谷之中而使敵不覺揆之於理必

讀史漫錄 卷之三  
不可通者韓安國輩惟以匈奴之不可擊與恢等爭而不言及此何也豈其匿軍之法自有方畧耶

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置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由是勸學右文之典遂為歷代所祖其實自弘發之可謂有功於經術者矣世徒以其高學矯情薄其相業而不錄其功亦非通論哉

漢將用兵惟霍去病李陵能以少敵衆去病嘗以萬騎出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收其祭天金人以歸李陵以五千劍客出浚稽山匈奴舉以十萬之衆轉戰數日矢盡道窮僅乃得之二將之才可謂相當矣然霍以之封李以之虜數之成敗非人所能為也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金日磾身在俘虜以過馬一見即拜為光祿置之左右其時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此與用陳平護軍相類其後至與霍光同受顧命蓋武帝在位日久閱天下之事深矣其用一亡虜付六尺之孤必非無所見而然蓋帝生平好瓌詭之士所與左右者非文學才辯之流即機警儇捷之輩與之馳驚縱橫固已盡其情偽以為托孤寄命非重厚老成之士不可也故一誠而得光再試而得日磾舉負辰之圖而授之不疑此又高祖用周勃之智也故曰武帝用人不疑祖之風要之胡人性直可使効死易結以

恩唐太宗好用胡人至使環衛左右其忠誠盡力七人不及也

漢武以山東大水郡國倉廩不能救振乃徙貧民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衣食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此雖非良法然能虛府庫之藏以業貧民數十萬亦三代以後所不多見也新秦中者即今之河套徃一二大臣嘗建復套之議識者以為可復而不可有正謂不能得數十萬人居其中耳即使套決可復徙數

十萬人實之朝廷必不能廩之數歲正不知漢時倉庾何以充衍如此考其漕輓之數與今日正等惟關中天府多有腴沃當山東之半是今日所不能及也

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秦非主馬沂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於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

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數萬無所用之至今軍士領養公私煩費若修舉陝西馬政北邊所得胡馬皆令圉人主之清覈牧地稽補圉卒可使苑政修舉畜馬蕃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守之萬人不能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

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  
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從邪者未必獲福如武帝  
末年趙禹張湯用事於中而尹齊甯成之倫為  
之驚擊於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  
寬為左內史勸農緩罰擇用仁厚推情與下不  
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闕狹與民相貸若不能  
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奇之卒之希世阿  
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寬以幼

終為漢名臣士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  
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悟者矣

漢武之封禪司馬相如啟之也相如病死遺書  
勸上東封上感其言與公卿諸臣議封禪而方  
士乘其間因以黃帝封禪不死之說進於是上  
乃東封太山求神海上車轍馬跡徧於四海卒  
使天下虛耗民窮盜起皆相如一言啟之也其  
亦異乎史魚之諫者歟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行州郡雋不疑以閭里

諸生片言進規勝之深納其言即薦以為刺史  
以暴之強健能下問一生受其至言而雋又能  
以立談之間折其武悍之氣是二人者皆不可  
及也

漢時極重博士博士之選三科高第為尚書尚  
書者樞機近臣也次及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  
次補諸侯太傅若今王相云

漢代極重經儒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  
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  
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周襄王不能  
事毋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  
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  
之言不行其重經學至矣

漢自武帝以後柄歸中朝政去兩府所謂中朝  
者大司馬大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也所謂  
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蓋武帝決  
事禁中希見卿相故霍光金日磾以將軍宿衛  
受遺托孤其後相沿遂不可返至光武不任三

讀史漫錄 卷之三  
公政歸臺閣其端蓋起於此

漢時匈奴王廷直代雲中左方王將直上谷以  
往至濊貊朝鮮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接月支  
氏羗此其大畧也今虜酋旃幕亦直雲中左方  
為土蠻擺婁兀慎黃台吉諸部落當薊遼邊右  
方為吉能丙兔諸部落當陝西諸邊弘治以來  
火節吉囊皆寇陝西自嘉靖中葉俺酋兵盛寇  
代雲中及胡酋內向貢市既開而土蠻及三衛  
寇遼左數十年之間其寇自西而東物極必返  
他日有變當起於西邊此氣數也

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鹵獲因  
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  
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即以法繩大  
將今日法罔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  
何暇鼓舞吏士相與期於繩墨之外哉

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教之不能知內地曲  
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  
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翁侯趙信又襲中

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  
可見守邊者當畫闌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  
其驗也

李廣將兵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  
嘗食自古名將皆用是道如霍去病之將重車  
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  
病尚穿域蹋鞠此非有天幸何以不敗嗟夫以  
二將所由如此而成敗乃反相謬此亦世之所  
悲也

主父以開朔方與丞相弘忤及用齊事敗上欲  
毋誅弘曰齊王自殺國除不誅偃無以謝天下  
乃遂族偃史言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者雖佯  
與善必報其禍此其一也以弘之經學相業可  
謂不數而上謝蕭曹下慙董賈毋乃以其心術  
之微有不可信者邪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為孔車長者  
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

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皆然獨主父  
弋然後之言其惡者必其嘗譽之者也夫有為  
而譽者必有為而毀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  
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平帝時追錄公孫弘言其位為丞相食一肉脫  
粟為布被可見弘本以此著名稱而汲公獨少  
之豈弘之詐能欺數世之後而不能欺一長孺  
蓋漢廷之臣皆知其偽而汲公敢言也然平帝  
褒之者何王莽偽為恭儉以釣名聲取其與已

類故錄之爾夫不見取於同時之長孺而見知  
於數世之王莽弘之品流不益為轅生耻耶  
汲黯鄭莊皆衛人同時在九卿又皆學黃老之  
言然其行義則不同汲直好清淨責大指任氣  
節面折不阿而莊在朝常趨承和意不甚剖當  
否日夜存諸故人請謝賓客無論其品第直若  
相反者然其內行修潔則與汲頗不愧耳

古之名將相即無論學術要皆有過人處如汲  
黯揖大將軍青青聞愈賢黯遇之過於平生又

如青謝客云人臣當奉法修職何與薦士此其識見有縉紳之儒所不及者其才畧槩可覩也世徒以為奴虜貴倖徼一時之寵則過矣

漢武帝通西域靡敝中國以事無用本為失策然以臣屬烏孫月支連其西大夏之屬斷匈奴右臂故匈奴不支而漢得專力北邊至宣元之世郅支呼韓稽首入見迄於東漢之末可數百年無匈奴之患皆武帝之功也嗟夫長駕遠御之主以一身任其勞而遺天下以安以一身當

怨而遺子孫以德拘繫之士烏能與之料遠近之勢哉

胡人性拙本無能為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為患如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多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一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騫荊刺而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遂桀驁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為



詔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  
宣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為敵國所用其  
意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  
二語竦動高帝故朝廷用人之途不可不廣

孔安國者藏之從弟也漢時侍中如後代  
官者之職分掌乘輿服御至虎子襲器之屬皆  
司存惟以安國儒者特令掌御輿與朝服  
觀之以近侍儒臣為

待士之禮而當時猶以為榮漢之待士尚有秦  
風然以儒學之臣參於宦寺之間親近人主朝  
夕獻納於君德治道甚有補益第不當使之供  
奔走之役如豎隸耳

又漢世侍中以士人為之與中官俱止禁中分  
掌乘輿服御武帝以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皆  
遣出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金日磾少子為  
侍中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而殺之可見侍  
中在內官人皆不避亦太踈矣唐時君臣宴會

言史記卷之三  
四  
公主后妃皆得與座賦詩其褻狎無禮尤甚於  
漢至宋以來宮闈肅然與外庭不相聞問家法  
之正自三代以下無與為比我朝尤有甚焉  
禁城之內皆以宦寺守衛直宿將校皆列於外  
后妃一入宮門即其父兄弟姪終身不得一見  
閨儀之肅可謂至矣

漢初以丞相御史為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  
世才臣進用丞相之權頗輕其後霍光金日磾  
受遺輔政以將軍宿衛共領尚書自此權歸臺  
閣不論何官但錄尚書事者即為政府丞相御  
史奉而行之不得與議此漢制之變也唐初以  
尚書僕射為首相其後政歸禁苑中書門下二  
省號為執政即五品以上同二省平章即為真  
相而尚書僕射反居外奉行不得稱宰相矣此  
唐制之變也

雋不疑之母見不疑有所平反而喜笑異於他  
時嚴延年之母見延年論囚枉濫而歸家掃除  
墓地此二母者其識固相埒矣子之賢不肖何

其遠哉

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邴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為甯而不為邴者又何衆也

霍光之功不在擁昭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後培養元氣何也蓋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少譬人當大病之餘腹虛體羸而光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

宣帝所以中興未必非光啓之也其功亦不鮮矣然光之為人好權矜氣而不知事機當時在廷之臣徃徃迎合意旨如丞相車千秋議少府徐仁事議者知光之旨即欲辱千秋非杜延年奏記則丞相有請室之繫矣光以宿衛之臣視丞相御史如下吏此非漢法也又光好事喜功有驃騎之風當武帝窮兵之後瘡痍未起又用逢鈇之士使之要功生事於蠻夷如范朋友東擊遼左傅介子西斬樓蘭皆光開之視絳侯曹

言身錄卷之三  
三  
恭其操持固有間哉

霍光廢昌邑王非人臣之禮也雖然其夫不在廢而在立以光所劾奏昌邑之不肖不可以奉宗廟甚明然其居國所為如王式之諫漢廷豈無知者何不再三延訪而遽以神器畀之天下大器行以予奪若反覆手何其不慎如此武帝所以委國授光徒以其謹慎耳豈小事謹慎而大事不謹慎邪

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敞驚駭

知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曰此國之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丞相之輕至此然敞夫人可謂智矣禍福利害在須臾之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而能以一言定之其氣識亦不數見者哉

嚴延年之劾奏霍光人知其有益於國體而不知有益於光也當光廢立之際手握六璽以授

宣帝其權勢威福可為寒心宣帝起閭巷之間  
驟登大位以為在廷羣臣畏光之威望塵摠伏  
莫敢與迓而延年以一御史亢詞正議以折其  
氣宣帝必且以為光之威未足以屈羣臣而人  
主可以駕御則畏光之心輕矣大臣莫危於人  
主之畏已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其何益如之  
故延年此豈有功於光甚大也

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古人不信溫  
爾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

聞之於外然亦有不可秘者大抵密謀深畫出  
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為賣主之重嘉言  
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秘秘則見以為壅主之  
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  
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  
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為諫議大夫嘗出  
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  
傳耳此不敢秘者也故舜堯有嘉謨嘉謀入告

之命而文王有奔走䟽附之臣為之喻德宣譽以結人心聖佐賢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當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

之事百聞不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已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已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趙充國之上屯田也宣帝反覆問難必求至當充國執其所見一定不移人主再三譙讓之於

讀史漫錄 卷之三  
上異已之徒百方沮格之於旁而其說竟不可  
易君臣之際皆可謂難能矣夫成天下之功者  
其必有一定之見也使已之所見人皆從而和  
之則何難之有惟其以一人之身橫當上下之  
阻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後可以立不世之功則  
亦安能和於俗而悅於衆哉

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  
使其傳諭種人護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  
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

也吾讀其語常再三嘆以為此二言者萬世人  
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  
不可有為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求一  
身便利無所掛礙徃徃曲為小文以求合於繩  
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即有後事我無與知  
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為法  
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  
中虜已窮困破羌強弩二將棄其救而擊之虜  
以破壞及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之

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執兵勢國之大事當為法後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即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為奇功而邊釁以開功在留屯則上且以守邊為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功伐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尤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

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趙充國辛武賢皆一時名將也充國嘗薦武賢使行諸羌及屯田之議相左遂至成隙其後辛慶忌為將猶與趙氏相攻謀之不同至于如此自古將相大臣以意見不同構成大卻若此衆矣揔之不學無術未聞道耳

董仲舒罷官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充國以老罷政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古



之重舊臣如此今世公卿大臣得請里居則闕  
廷萬里邈不相即安有使命及闕臨問大政者  
耶此無異故士大夫以趨仕逐利不重於人主  
而上以敝僇弁髦視其臣也亦薄矣哉

世言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吾嘗考其  
平生霸之治郡蓋亦有涉於文具者非至為相  
而損也方霸為相以興化條課郡國上計吏其  
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  
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

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故張敞奏之以為  
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  
增加澆淳散樸並行為貌有名無實此言極當  
霸徒以興化為美取一時虛文粉飾吏治其實  
無益小民徒長澆偽之風以此推之霸治郡以  
教化致理無亦涉於文具邪不然以已之誠而  
信人之偽則不燭於世故者矣

漢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及宣帝之世大司農耿壽昌以歲豐穀賤

農人少利請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以  
供京師省山東漕卒之半此法最善然當時二  
輔諸郡皆沃野上腴可敵關東之半若今畿內  
之地凋敝荒涼反不及外郡十一卒求百萬之  
衆何以能致然京東瀕海千里榛莽蕭條誠舉  
鄭白之法化為膏腴遇歲豐穀賤即以便宜糴  
買而使江南折價以入內帑此省漕費而備不  
虞國家永久之利也

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  
諸侯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以不臣之禮  
以為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  
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于朝享不為畔臣萬世  
之長策也此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為法何也  
待之以不臣即使渝盟干紀於國體無損惟有  
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已若使一正君臣之名  
則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其名為叛縱  
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而不服則兵  
連禍結構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傳

之言真遠慮哉

漢時齊國最為富盛其織作錦綺之巧甲於天下朝廷立三服官於齊以供尚方之用三服者春獻冠纁纁為首服紕素為冬服輕絹為夏服即今南京織造制也舊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及宣帝之世三服作王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至貢禹上疏元帝稍減焉予嘗嘆當時齊國之富如此古今地利非有登下而今日三齊之地利詘民貧枵軸盡空其解安在無乃地氣

有轉移邪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為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為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弼左右之臣以德為才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為才何也三十幅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之周流千

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此責  
軸以動而以輻之材為軸則車必摧矣  
人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防預然事體自有  
大小如薛廣德之諫御船至欲以血汗車輪則  
太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興廢而遽犯禮以諫事  
有大於此者胡以處之經生之迂如此

孔氏在漢世有高士二人孔臧孔霸是也武帝  
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願守太常與其家業  
元帝從孔霸授經欲以為相霸謙退不好權勢

自陳再二元帝知其至誠乃弗用也夫二君者  
可謂三公不易介於彼時曲學為丞相御史者  
其人安在而二君之名千載如一日爵位寧足  
貴邪以聖人之後而有此賢達其得於家學者  
多矣

漢自高祖令郡國立太上皇廟是後高文諸廟  
相繼而立非古制也匡衡貢禹建議罷之又矣  
太子園不在九廟之列亦同時毀則又非也何  
也有其舉之莫或廢之猶為制禮者況言耳况

仁人孝子之心寧失於過而不可失於不及祖  
宗廟貌祀之幾二百年所在臣民皆有瞻仰雖  
於禮經不合而勸忠教敬之道不為無補一旦  
舉而廢之其何忍哉至於昭靈后以下廟祀不  
及惟有園陵一祀舉而廢之是無祀也疾太子  
者元帝之曾祖不干大統存一豆之祀舉而廢  
之是無親也二公之見迂矣夫禮有協諸義而  
協者非協諸義也協諸情也故曰禮本人情又  
曰述其所自始二公所議揆之於禮固已失其  
大歸矣而區區世數之間以為損益無乃得其  
數而不得其情邪

京房之說元帝司馬溫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  
能悟主愚竊以為房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敷奏  
之體與筴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筴士之說俛  
仰慶弔押闔指畫其激昂逆耳之談有人之所  
不能堪者而以其談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  
不覺其折而從之也至於人臣之進諫惟明白  
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

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陳而無所規避竭  
吾之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於言之聽否則不  
可以術取必也方房宴見之時欲發石顯之佞  
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為有可入  
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為善悟主者莫是過也  
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  
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即如一介之  
士偶有過舉為之友者當密陳而直指之其人  
未有不感動者若當大衆聚會設為發難之辭

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人有不難  
者即唯唯受命亦勉強耳况在人主之前哉孔  
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房之諫詰諫也  
司馬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者矣

自古巧佞之臣欲專國家名寵必有一段過人  
之才以可以固結主心而籠絡天下之耳目者嘗  
讀石顯傳顯以久擅大權恐為人所間乃時取  
其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即先自  
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有告顯矯詔開宮門者顯因涕泣自陳求受掃除之後天子憐而信之又顯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致節乃深自結納薦為九卿於是議者咸稱顯以為不妬諸望之也顯之姦巧如此天下士夫方被其欺而不悟况人主邪

匡衡抑其延壽陳湯之功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世之所謂老臣深慮者也予竊以為不然夫朝廷以功名之門奔走天下則賞功之典自有不

可廢者邳支默啜當其桀驁之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其陳親斬邳支於萬里之外靈荃親挈默啜之首以獻朝廷天子無矢鏃之費而百年之患以除此亦千古之奇功也如是而不能得人主一尺之組方寸之珪即令再有緩急何以勸急公死事之臣邪然二公大指以為天下無事不當開奇功之門殊不知朝廷之御臣下自有情理有事則求之如不及無事則捐之如贅疣亦非所以厲忠臣之心也然

漢之不封甘陳又非管明正矯制之罪徒以其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何議移書道上按問其  
吏士耳曾不思武帝之遣貳師以為萬里來歸  
不錄其過安有人臣出萬死一生之計夷滅敵  
國之王未有迎勞之使及於疆土乃從而收係  
之萬一傷吏士之心變起倉卒胡以處之此非  
老成深慮之見也然則開生事之端柰何曰不  
然大封甘陳明告天下以為匈奴負累世之仇  
郅支有殺死之罪二臣以便宜討之乃朝廷之

後有敢以二臣為比生事者以矯制

朝廷先有詔令後雖有功不錄也

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

味齊運之中今之論治在形節之外吾於

事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

人所不能及者如云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

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子滿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此一段語後  
人所不能道其弊今正有之部刺史者即今之  
御史按察郡邑本以刺姦肅紀貞度非有  
守土之責也今下至米塩瑣細吏卒徭役御史  
一察之非法也即長吏佐史互相調察太阿  
何持冠履反置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為  
辭後則元元以觀炫而民間凋敝至於親戚不  
往來并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阡巷小兒或不

群戲樂生之氣蕭然矣此正薛公所謂邪世不  
以為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不厲也不  
亦重傷邦本為元氣之憂邪

王章嘗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肯親附及日  
食奏封事遂直指其專權蔽主之罪為鳳所殺  
嗟嗟生死章捐之矣然章為國而摘知己亦士  
之不遇也以章之卧泣牛衣飢寒流落幸而致  
身公卿不勝悁悁以身殉國亦士之至悲也  
夫為人臣而諛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為

人臣而諛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於不臣唯有  
阿諂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  
者而世方以為忠此不探其微者也方漢成帝  
溺於宴樂繼嗣不立大將軍王鳳以貴戚之卿  
憂其縱欲不為不忠也乃至親難於數言使  
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涼州刺史奏事京  
師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  
亦不為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永不  
得與汲直同列者何以鳳之指使言官而永受

人之風肯以規切主上也夫受人之風肯而規  
切主上此與讒諂面諛之流異行而同情耳且  
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孰有太於王氏者而永  
不敢一言乃徒以起居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  
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辱一至此哉

王氏之亂張禹成之也當禹病時吏民多上書  
言災異之應由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至禹第問  
之禹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為所怨  
乃對以為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

此不疑王氏禹以師傅之尊為成帝所倚用使  
以一言沮之未有不聽者乃為身後之計而不  
顧國家之危故曰成王氏之亂者禹也

朱雲折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陽城  
伏閣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延英門賀此二事  
相類天下公議不出於薦紳而出於武臣亦足  
嘆矣

孔光為光祿大夫阿附董賢劾奏丞相王嘉迷  
國罔上及嘉對吏以不能進賢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其名首以光為賢上思嘉言乃以光為御  
史大夫夫二公之賢不肖毋論已乃其報施之  
際不亦異乎光以嘉進嘉以光死光何心處之  
而不咋舌光真無耻人也然嘉以光為賢亦不  
知人甚矣即劾嘉一節其為小人甚著而猶以  
死薦之無乃矯與

朱博拜為丞相登延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  
上問楊雄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法  
以人君不聰為聽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

言身法金 卷之三  
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御史不然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博既為相不一年而被罪死也災不虛生如此博為人強毅多權數承太后風旨勅奏傳喜為上所覺故及於禍蓋權譎有力錚錚者耳

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為一方師帥

其上有監司部使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臣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尚書輒為覆請以下郡邑朝更夕改徒為文具無益於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建白之覆

王莽初得漢政以孔光漢世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重天下信之於是盛贊可事光諸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為奏草三光以太后指風之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莽之勢遂成矣光又躬率公卿誦德上瑞上公之寵九錫之號皆自光發其端及見不軌之前乃始憂惶求退不亦後乎考之品第當與蘇威比肩在荀彧之下矣

王莽白雉之獻以遠夷挾太后也莽既以太后之權恐禍天下人心使不敢動又以遠夷慕義之名固結太后使不敢一日舍已然後惟其所為而冀之敢指自方好也蓋人之國雖甚廣

必有一種智術莽之在群奸中儻奴之材耳然其處心積慮亦費如許布置其始未嘗不牢籠一世後稍敗露也大要主於收拾人心使之德已然後總攬威權以振懾天下不敢動搖而已然陳氏以其智盜齊而王氏不能有漢則國之於天下分量不同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大抵奸雄盜國不過恩威二字恩威者人主之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况可以假人邪

亂臣賊子其始進用未必即有異圖惟是權寵日盛勢不得下又見有可為之資於是逆節萌焉方王莽折節下士曹操舉孝廉為郎何嘗即有不軌之心不過唾手功名不肯在人下而已及其權位日隆海內側目進有可為之具退無可免之方篡逆之心安肯自己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彼必不為耳人臣之勢甚不可長成使至於不能自退也故曰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甘陳之功大功也漢所以通西域者不以斷匈

奴右臂邪匈奴惟不得西域桀驁尚不可制若使與西域合而為一其患宜何如郅支單于與呼韓爭國自竄於康居城郭諸國畏其威名交手而事之假令羽翼既成檻三十六國之君以與呼韓構難不能救也如此則呼韓亦折而去矣甘陳以一劍之任當百萬之師郅支授首呼韓屈膝至東漢二百餘年不構匈奴之禍功豈在衛霍下哉而稚圭以迂踈之見挾阿比之心使捐軀為國之臣寃結而無所訴故高帝曰為

天下安用腐儒也

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元帝遣博士羊當行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其相軋如此大抵刺挾之風日有增益不免疊林架閣其實與治道得失非有所關也

匡稚圭為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及衡為丞相駿為司隸乃奏免衡報施之道何與與稚圭自一代賢相駿誦言攻之誠何心

也然至王章之於王鳳則不可同日論矣常觀古今之事如是者有三鮑叔薦管子為相及桓公問鮑子於管子乃極言其剛愎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為相知不以其故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於鳳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於衡則衡公而駿薄此皆不失材品故備論之若後之操戈入室者直險人耳何足道哉

韋孟諫魯王詩云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子孟自言承韋之國至王赧乃絕也第不知其未絕時國

詩經卷之三  
於何許春秋中亦不見何也王赧流離瑣尾至  
獻地於秦又安能絕人之國邪此皆不可知然  
孟言必有所據俟深考之

地氣有盡天道有更當元成之時翼奉嘗建議  
遷都洛陽以為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無窮可謂深見者也未幾有王莽之亂  
世祖竟都洛邑所謂三七之阨可見地氣至二  
百年當一歇也

史稱趙蓋韓陽死非其罪以為宣帝之累綜其

實有故趙廣漢之死也以構魏相韓延壽之死  
也以忤蕭望之廣漢與丞相構不無過激然至  
於坐死則殘矣韓延壽為左馮翊望之忌其名  
迹即遣御史按其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  
延壽亦使部吏校望之為馮翊放散廩犧官錢  
百餘萬已而考望之者卒無事實按東郡者具  
得延壽奢僭之狀以不道論死甚足悲焉望之  
為御史大夫按事者乃其屬吏於東郡何所不  
得於馮翊何所不匿痛哉延壽之死也且所謂



上僭不道者乃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之事耳  
此軍容也當是時守號為郡將主兵安得不設  
斧鉞旌旗而効以為不道論死也相在當時為  
賢相望之為名儒而眦睚一時能吏至於立死  
當夫京兆吏民守闕號泣渭城父老持車奏酒  
路人聞之無不酸鼻二公誠何心邪夫以二公  
之賢流聲漢廷而不能奉公滅私虛心克己則  
信乎相業之難而恩怨之於人甚也

韋玄成匡稚圭以大儒為相不免浮沉石顯用  
事二公皆不敢忤至成帝即位顯已罷在他曹  
衡乃與御史共奏其罪以是為王尊所劾今讀  
尊疏其言凜凜猶為匡公媿之甚哉守正之難  
也

孔霸以帝師爵為關內侯食邑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乃令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至元  
始元年乃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而梅福上書  
又以孔子之世繼殷為侯於是闕里王祀萬世  
不替矣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元帝欲以為相

讓不肯拜可謂名儒而其子光以經儒致位三公乃奔走董賢阿附王莽以至於死上污宣聖下媿褒成矣

西漢之末張竦陳遵並為名士竦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嘗以揚雄酒箴調竦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孟公自一時之豪然觀伯松數語不亦斤斤端謹士邪然其後竦附離

王莽稱頌功德為劉崇草奏其詞瀆諂至不可聞安在其法度士而孟公為更始臣嘗使匈奴不為所誣大節表表則放縱何足病之士顧志行何如耳尋常繩墨之間不足以論也

夷狄之情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備如呼韓入朝上書保塞請罷保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惟郎中侯應策其不可其議乃止及後株累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莫邪演等詐言欲降以嘗中國公卿或以為當受惟杜

欽定四庫全書  
讀史漫錄卷之三  
欽谷未以為單于初立私使伊邪詐降以卜吉  
之或者設為反間欲困而生釁不可不詳天子  
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此二事者觀形察影  
亦甚易見而在廷大臣曾不及此非三子之明  
見漢幾為匈奴所詐矣

讀史漫錄卷之三終

